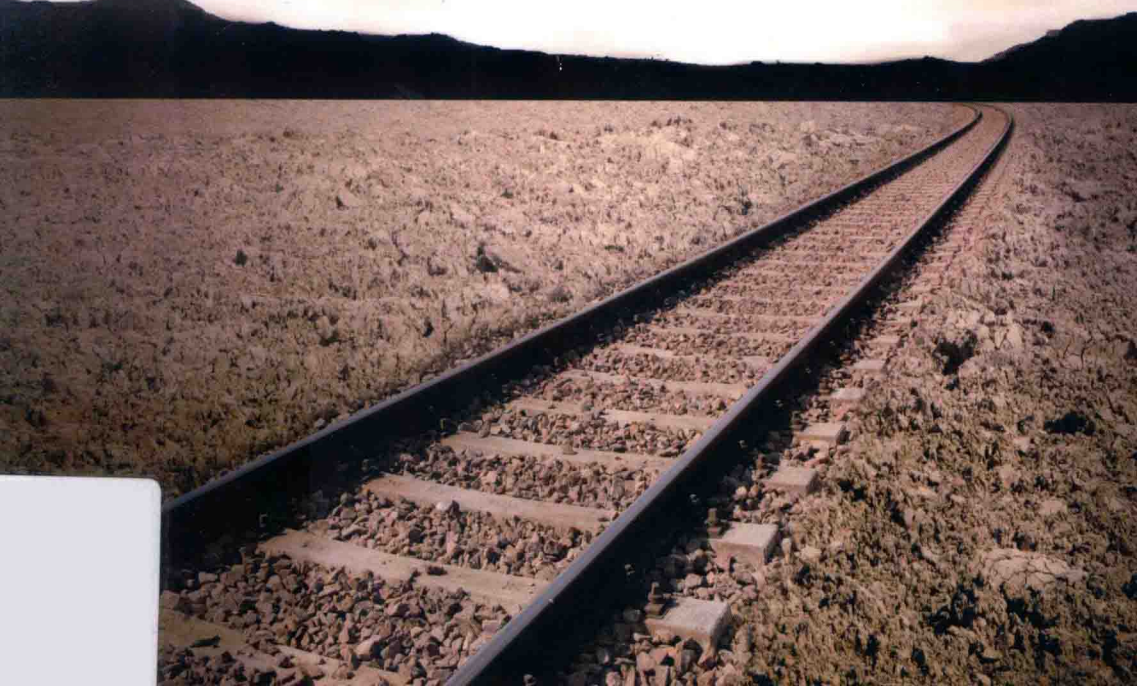


王贵臣 著

我的残存记忆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王贵臣 著

我的残存记忆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残存记忆 / 王贵臣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039-5757-4

I. ①我… II. ①王… III. ①王贵臣 - 回忆录 IV. ①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6510号

我的残存记忆

著 者 王贵臣

责任编辑 程晓红

装帧设计 姚雪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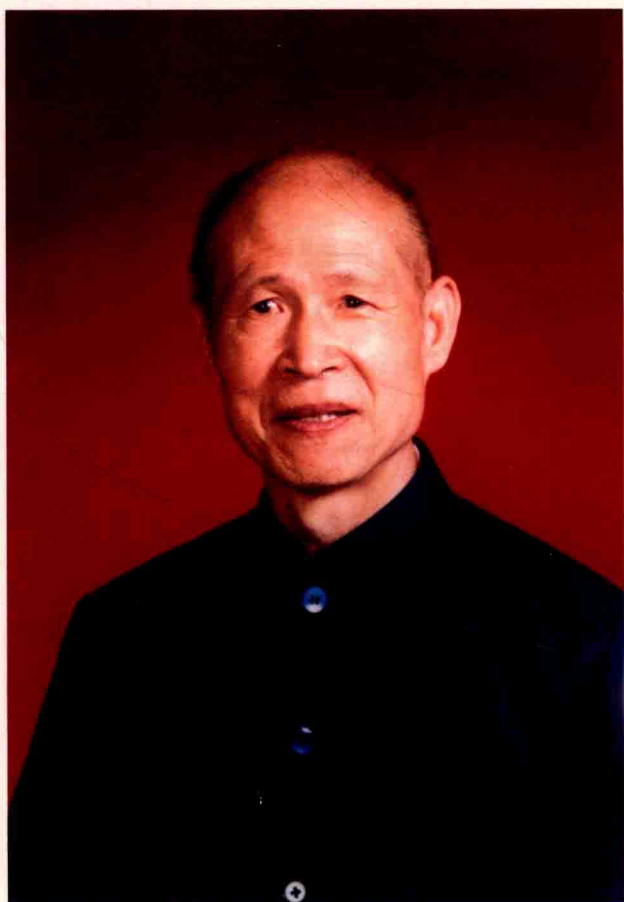
印 张 19.5

字 数 27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5757-4

定 价 3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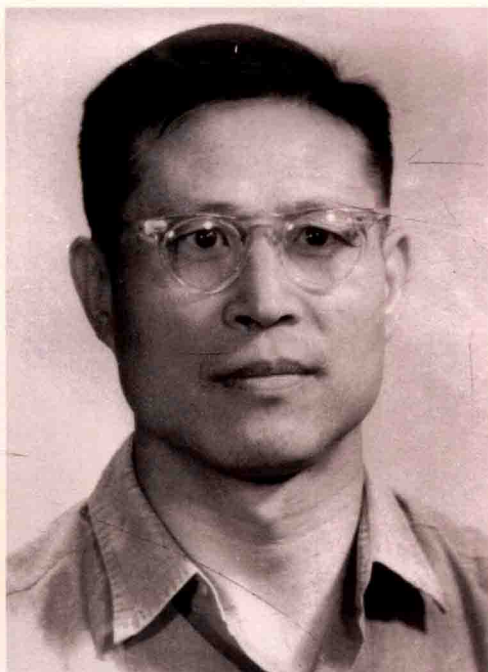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作者照片



1947年18岁时留影



1964年留影



1955年春节在石家庄全家合影



1985年老家新房落成留影



1999年钓鱼台国宾馆与妻子合影



1968年王府井中国照相馆全家合影



2005年春节全家合影

自序

我到了八十有五这个年龄，常常回想过去。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到死的时候，身后物质的东西，如房产、汽车、银行的存款等一件也带不走，可精神思维层面的活动，个人的感悟感受体验，如果不用文字留下来，人死如灯灭，尸体火化一缕青烟，这些感悟也就消失了。往事并不如烟，从一个人对历史、社会责任的方面考虑，我认为应把亲历的体验留下来。

知父者莫若子，我的三女儿知道我长期思索这个问题，念给我一段话，是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政协会议开始时向委员们说的：“……这是个别开生面的会，只请了年满60岁的政协委员参加。陈毅和彭真两位副主席例外，他们是‘候补老人’。我也只有到今年才敢召开这个会，因为今年刚过60岁。”他接着向委员说：“在分组会上听了几位老先生的发言很有感触，觉得有必要和大家谈谈工作安排问题，希望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我们都是过60岁的人了，至少是戊戌年出生的。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在座的都经历过4个时期：清朝、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

府和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时间过得很快，开国至今已经10年了，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要勇于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引自2010年3月5日《中国老年报》）

听了这段话，又给我增加了动力，我觉得我朴实的想法符合这段话的主旨。我是个平凡人，愿把亲身经历过真实的事留下。虽然都是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但我仍想倾诉出来，作为个人对历史的查缺补漏。

在不惑之年后，我右腿受伤致残行动不便。我写了一些自传草稿，年过花甲又患青光眼，近乎失明。用文字把我的自传草稿整理出来是非常困难的，我就想用有声语言留在录音带中，如有可能，形成文字。但对我来说，要请人来帮忙把录音打成文字，变成墨香，谈何容易？因此时而产生打退堂鼓的念头。可是反复一想，我思考很久的事如不坚持就将功亏一篑，实在是割舍不掉。后来，在亲人、朋友们的帮助下，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我的人生感悟，我起名为：《我的残存记忆》。

2013年12月

目 录



1	自 序
1	一、儿好养，债难还
5	二、破锅、漏房子，家里有个病娘子
9	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2	四、读书求学的岁月
20	五、火车带来了一个大都市
26	六、日本鬼子怀疑我是小八路
35	七、迷惑、彷徨的日子
38	八、新生
58	九、根据需要去工作
85	十、学“专业”而转了业
95	十一、“干事”有事干
106	十二、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
116	十三、参加肃反运动

- 133 | 十四、整风和对右派分子的大批判
- 140 | 十五、1958年的大跃进
- 149 | 十六、1959年批评彭德怀引起的大批判
- 160 | 十七、“低标准、瓜菜代”及其后果
- 170 | 十八、1961—1962年的全国工人大精简
- 175 | 十九、开始入门搞计划工作
- 190 | 二十、四清运动验收组
- 198 | 二十一、到铁道部党校去救火
- 204 | 二十二、部机关“文革”办公室
- 210 | 二十三、外调方式不一般
- 215 | 二十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南京
- 226 | 二十五、在医院治疗创伤
- 236 | 二十六、边学习边治疗
- 242 | 二十七、重新站起来工作
- 253 | 二十八、回到爹娘身边
- 270 | 二十九、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值夜班
- 281 | 三十、生离死别
- 287 | 三十一、我家的半边天病倒了
- 297 | 三十二、小车不倒就要推
- 304 | 附 录：王氏族人始祖王子乔
- 306 | 后 记

一、儿好养，债难还

“儿好养，债难还”这句歌谣是我在记事的时候听娘在吱吱的纺车声和昏暗的煤油灯下做活时念叨的。“儿好养，债难还！辛苦劳累干一年，日子没过好，债也没法还，像个老驴在拉磨，转着圈儿不停闲。儿好养，债难还……”我经常听我娘低声吟唱，这如怨如诉自编的歌谣。

“债难还”应该从我的家事说起。祖先传至我这一辈有记载的是第十三代，居住在河北石家庄这片土地上，家里世代以农耕为主。到我的曾祖父一辈，叫王清英，他少年学医，一辈子做郎中。既诊病也配药，包括男科、妇科、儿科等，用中医和针灸来医治。对瘟疫、伤寒和流行病的治疗比较拿手，在乡里颇有声望。他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在农村说来，五男二女的人是有福分的，其中五个儿子中最小的就是我的祖父王殿选。

我爹爹王雷荣生于1911年，他七岁的时候，祖父突然病故。我常想：作为中医大夫的曾祖父，对自己儿子的病怎么会束手无策呢？我困惑不解。2003年SARS病毒全球爆发，在介绍世界上几次流行病史时，我才知道1918年，正是我爹爹七岁的那年，全世界爆发了西班牙流感，死亡人数达到3000

多万。我想祖父可能就是这次流行病的受害者。

祖父死了，他的妻子铁石心肠，丢下年幼无知的孩儿于不顾，另行改嫁了。爹爹当时只有七岁，他得和四个哥哥平分负担祖父的部分丧葬费。爹爹那时没有钱，生平第一次借了富户人家的高利贷。我的爹爹由于年龄小，只能和曾祖父生活在一起，这二老一小的生活是靠我四个爷爷来赡养的。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就想早点给我的爹爹娶个媳妇成家。大约在我父亲十二岁时，与大他四岁的娘结了婚。

我娘是村东头李老怀的三女儿，外祖父不嫌我爹爹家境贫寒，就让三女儿嫁了过来。爹爹按着娘家的意见租了花轿，办了酒席，花的钱还是靠借，这是爹第二次借债。

到了1925年，我的曾祖父去世。他在村里颇有名望，四个儿子要显孝心，把丧事办得很排场。丧期七天，请和尚和尼姑超度，花的丧葬费很多。因为爹爹跟曾祖父生活，四个哥哥就让我的父亲负担百分之六十的费用，父亲只得第三次借债。1926年，我的曾祖母去世，为支付丧葬费又第四次借债。到我四五岁时，爹爹为我祖父办了“冥婚”，于是又借了第五笔债。直到1937年春节之前，这几笔债一直压得我家喘不过气来。

我出生于1929年9月。那一年在美国，10月发生了股票大崩盘，这是美国人追逐高额利润，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生尖锐矛盾的结果。泡沫经济破产后，随之而来的是金融危机，美国的金融危机波及了全球，中国农村同样受到了经济萧条的冲击，茅盾的小说《春蚕》就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当时农民生活的惨状。

若干年后，谈到当年农村生活的经历时，爹爹常带着谈虎色变的恐惧说：“我那时年轻，身上背着沉重的债。还不了人家的钱，没人雇我去打工，做小本生意换来的破铜烂铁也卖不出去。挣不着钱，讨债的不停地追着我，有时真的不想活下去了。”娘每当提起这些陈年往事的时候总是对我说：“你爹当

时被逼得团团转，就不想活了。我骂他：你小时候没爹没娘过的那苦日子忘了吗？那种日子都挺过来了，欠点债有什么了不起？早晚就是还呗！我们再苦也要挺起腰杆活下去，为孩子活下去！”话是这么说，可他们实实在在是从那艰难困苦中熬过来的。

话说到了1937年春节前，八岁的我已经懂事了。农谚说：“要命的糖瓜（腊月二十三祭灶吃关东糖），救命的饺子。”春节临近，李财主到我家催债讨债，在我家门前讥讽和谩骂，最后嚷嚷着说：“你要不还我的钱，就不让你家过好这个年！”随后扬长而去。我看见娘神情恍惚，不断念叨着：“这个年可怎么过呀？”亲身经历的这一幕，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第二天日落黄昏的时候，娘拉起我就走，半路上我问她到哪儿去？她说：“找李财主去！”我从没进过财主家的大院，一进大门，一条大黑狗冲着我们娘儿俩又是吼又是跳，狂吠不止。我的腿曾被狗咬过，流了不少血，至今留下疤痕。以后我就很害怕遇见狗，“别怕，狗被铁链子拴着呢！”娘领着我进了垂花门，直奔李财主的正堂。

李财主坐在太师椅上悠闲地抽着水烟袋，看见我们娘儿俩以为是送钱来了，忙说：“还钱来了……还钱来了……”娘一屁股坐在太师椅上，对李财主说：“因为没钱给你，所以到你这儿过年，总比在我家过得好吧！”李财主一听是这么回事，大声说我们家欠他的钱像挤豆腐一样，年年在挤，年年还不上，最多还他一个利钱，那本钱到哪一年才能还清啊？娘说：“你放的是高利贷，我们一年到头省吃俭用只够还利钱，你那利息可是大利，驴打滚的利，我们怎么还得起啊！”李财主说：“利钱是大点，当年你家办丧事急着用钱，我出于好心借了你们，看来你们还不领我这份情！”娘跟着说：“你既然是好心，那就再容缓一下，我们有了钱马上还你！”李财主说：“你家也不是没有办法还这笔债，我叫人传过话，把你家那几亩地抵了债不就一了百了了吗？”娘一听这话就急了：“俺家那巴掌大的几亩地要是抵了债，成了你家的，俺家还种